

語絲第一五〇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廿四日出版

變物的情歌

天行

變物實在是情歌中常用的體裁。這體裁是不是『對山歌』的嫡派，現在不能斷定。南京刻的唱本，有名花狐狸（一曰光蛋發糊塗）的便是男子獨方的口吻，並非對口。歌裏講變物的地方，是——

1 恨不得變他一根紫竹太平簫，常在情妹妹嘴唇邊上靠，嘴對嘴，腮對腮，吹他一個相思調，香噴噴舌頭尖會把情來調。

2 恨不得變他一面菱花鏡，長在情妹妹梳粧台上照，照的是情妹妹天生十分姣容貌，看將子起來，縱然是巧筆丹青，難畫又難描。

3 恨不得變他一個鴛鴦枕，我同情妹妹一輪升，終朝每日恩愛義重，縱然是春秋四季，永遠不離分。

4 恨不得變他一匹花狸狐，狐狸斑斑，鐵線打

雙桃？（恨不得變他一匹）烏雲蓋雪，雪裏拖槍，鞭打綉球，過肚鐵爪，獅子梨花一匹玳瑁貓，長在情妹妹裙邊之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嗟嗟叫；叫的是姻緣有分時辰未到，縱然是鐵打心腸，被我叫軟了。（這段是『跌板』，原注。）

這種體裁在文人作品裏，我們記得陶淵明閑情賦頗為相似。賦云：

- 1 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
- 2 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
- 3 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髮以頰肩。
- 4 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
- 5 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
- 6 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
- 7 願在畫而為影，常依形以西東。
- 8 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
- 9 願在竹而為扇，含悽颺於柔握。
- 10 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

不過淵明每一顧均轉想到憂慮處，與小放牛及希臘民歌規避追迫的意味相似，而和花狸狐不同。

- 1 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
- 2 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
- 3 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
- 4 悲脂粉之尚新，或取毀於華粧。
- 5 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
- 6 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
- 7 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
- 8 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
- 9 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綿邈。
- 10 悲樂極以哀求，終推我而輟音。

花狸狐正是民歌本色，閑情賦便是文人做作；例如花狸狐起首乾脆說——

我愛你情妹妹，花容月貌，天生十分縹；還愛你情妹妹，滿面春光，髮似烏雲，柳葉蛾眼，櫻桃小口。場場肩膊，（音板）走起路來能能噶噶，風

擺楊柳綿軟水蛇腰；還愛你情妹妹，話到舌尖，常帶三分噁噁笑；——可憐我渾身上下，骨骨節節，被你笑軟酥得了！

淵明說的女人之可愛，只是「神儀嫵媚，舉止詳妍，」八個字而已。閑情賦說：

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魯，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

花狸狐中說，「相思病害在身上，怕的命不久長！雙膝跌跪情妹妹踏板上；」你賽如南海觀音救苦救難；情妹妹軟軟心腸，你的恩情我也不忘！相交之後，我若改變心腸，你叫我天雷打死，又遭虎傷，沒得好收場！我們不能左右袒，說那一個好，那一個不好。不過他們有些拘束的地方都是一樣的；花狸狐裏忽夾上一段「色不迷人自己上當」的話攻擊了一頓女性，閑情賦却免不了「始蕩終閑」的思想，一個究竟不會脫開「頭巾氣」，一個雖給「禮教」加了一些渲染，却終於未曾離開本色。

駱駝草

——紀念英國神秘詩人白雷克——

中

從紀念詩人而放談政治，一見似乎兩者間的距離隔得太遠。照東方人的見解像詩人只是不吃煙火食那樣超乎現世的隱者。西方的詩人當然並不全是志士與愛國者。然而細按這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意義本是文藝史上的反動運動，那些的作家又大都可說是有志之士對於眼前的社會國家習俗制度懷抱反抗，都是些反抗之聲。所謂浪漫主義(Romanticism)。並不就是中世紀的浪漫精神(Romantic Spirit)。後者是虛幻空漠的想像，前者是打破現實世界創造理想世界的一種時代思潮。一是未曾接觸實生活以前幼年者的空想，一是厭棄了現實生活之後想建立新生活的青年人的理想。多少各有不切實際的相同之一點，而未出家門時代的恍惚心神與背離了舊家苦於找不到新居的彷徨心理仍是顯然各別的。在幾

個英國浪漫派詩人的實生活上看到拜輪，許解們的那種悲劇，可以知道所謂浪漫詩人等於人生的受難者；比之政治家的失脚失意，社會改良家的遭難被逼或者更多精神上深刻的苦痛罷。

就十九紀的英國浪漫詩人的態度而論，不單對於當時的政治而已；對於當時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思想精神無一不持反抗態度。他們不單是破壞，同時着重於建設。他們的詩歌是代替一般人述說他們的理想，建設的理想，所以不把全部精神投入政治運動不一定是輕視政治，為要使政治革命不致空虛不是徒然的犧牲，他們對於當前而切實的社會問題，婦人問題，思想問題等等亦同樣的關心，同樣的努力。這從他們真心流露出來的詩歌中可以得到各種的暗示。浪漫詩人與政治問題的距離豈止相隔不遠而且有密切的關係到此可以窺得一二了。

因為是詩人，我們無從得讀他們的政論；因為不自稱為社會改良家，我們無從通曉他們的意見與議論。我們只能稍自謙抑對於幾個沒世不聞的浪漫詩人遺留下來

的幾首詩歌去細心通讀，容或有所領悟，得到一點暗示。但是牽強附會的解釋也是淺學性燥者易有的缺點。於是有些地方不得不援引名家的定說了。今姑就白雷克詩中我們認為係浪漫派先驅詩人開關的特殊方面幾點分論如下。

元來英詩十九紀浪漫文學的特質約有三大點最爲顯著。第一爲力唱人道精神(Humanism)。第二爲崇尚自然(Naturalism)第三爲關心性愛問題(Sexual Love)。浪漫文學各流派作家中多少必具這三個特質。這個運動以前的文學家無論如何不及他們的注重而表示得明顯。即使有之也是微弱而無意識的。在浪漫文學運動前後若干期的作家中也是漸次的濃厚漸次的意識去表現上述的三個特點。同樣是崇尚自然的一點上，前期的 Cray 或是 Collins 不及 Cowper, Crabbe, Burns 等的深切，而後期的 Wordsworth, Shelley 等的自然描寫更是深得自然的精靈。早期的歌唱戀愛，只是恍惚的欣慕，而後期的 Keats 以戀愛爲宗教，Shelley 竟有了組織的戀愛哲

學。至於人道精神的提唱，後期的詩人差不多全是投奔在人道旗幟下的戰士了。

※大都的英文學亦把浪漫運動在 Wordsworth 以先尙有分成二期或三期的。爲便利起見，今把 Wordsworth 以前的概稱爲前期，從 1789 年 Lyrical Ballads 有了明確的卷首詩(Prelude)公表了該運動的綱要意義以後爲後期。比較醒目點。

Blake 已在十八世紀前期的浪漫運動中已在上述二特點上印着很深的先驅者的足跡。他的位置可把 Gosse 與 Yeats 說的兩句話湊成一起來說。『擬古主義長年的冰雪融解後，凍結的浪漫文學的源泉奔流奪口而出。』『他的詩歌在英文學中開一新紀元；因爲那些是長年封塞了的浪漫詩歌泉脈的第一決口處。』『The long frost of Classicism broke up; the sealed fountains of Rome, their expression forced their way forth.』

『The Poems mark an epoch in English Literature, for they were the first opening of the long-sealed well of romantic poetry.』

給一個失戀人的信一束

梁遇春

秋心：在我這種懶散心情之下，居然呵開凍硯，拿起那已經有一星期沒有動的筆，來寫這封長信；無非是因爲你是要半年纔有封信。現在信來了，我若使又遲延好久纔覆，或者一擱起來就忘記去了；將來恐怕真成個音信渺茫，生死莫知了。

來信你告訴我你起先對她怎樣鍾情想由同她互愛中得點人生的慰藉，她本來是何等的溫柔，後來又如何變成鐵石心人，同你現在衰頹的生活，悲觀的態度。整整寫了二十張十二行的信紙，我看了非常高興。我知道你絕對不會想因爲我自己沒有愛人，所以看別人去了愛人，就現出卑鄙的笑容來。若使你對我能夠有這樣的見解，你就不寫這封悱惻動人的長信給我了。我真有可以高興的理由。在這萬分寂寞一個人坐在爐邊的時候，幾千里外來了一封八年前老朋友的信，痛快地曝露他心中

最深一層的秘密，推心置腹般娓娓細談他失敗的情史，使我覺得世界上還有一個人這樣愛我，信我，來向我找些同情全熱淚，真好像一片潔白耀目的光線，射進我這精神上之牢獄。最叫我滿意是由你這信我知道現在的秋心還是八年前的秋心。八年的時光，流水行雲般過去了。現在我們雖然還是少年，然而最好的青春已過去一大半了。所以我總是愛想到從前的事情。八年前我們一塊遊玩的情境，自然直率的談話是常浮現在我夢境中間，猶其在講堂上睜開眼睛所做的夢的中間。你現在寫信來哭訴你的怨情簡直同八年前你含着一泡眼淚咽着聲音講給我聽你父親怎樣罵你的神氣一樣。但是我那時能夠用手巾來擦乾你的眼淚，現在呢？我只好仗我這枝禿筆來替那陪你嗚咽，撫你肩膀低聲的安慰。秋心，我們雖然八年沒有見一面，半年一通訊，你小孩時候雪白的臉，桃紅的頰同你眉目間那一股英武的氣概却長存在我記憶裏頭，我們天天在校園踏着桃花瓣的散步，樹蔭底下石階上面坐着唧唧噥噥的談天，回想起來真是亞當沒

有吃菓前樂園的生活。當我讀關於美少年的文學，我就記起我八年前的遊伴。無論是述 Narcissus 的故事，Shakespeare 百餘首的十四行詩，Gray 給 Bonstetten 的信，Keats 的 Endymion，Wilde 的 Dorian Gray 都引起我無限的愁思而懷念着久不寫信給我的秋心。十年前的我也不像現在這無精打彩的形相，那時我性情也溫和得多，而上也充滿有青春的光彩，你還記着我們那一回修學旅行吧？因為我是牛長在城市，不會爬山，你是無時不在我傍邊，拉着我的手走上那崎嶇光滑的山路。你一面走一面又講好多故事，來打散我恐懼的心情，我那一回出疹子，你瞞着你的家人，到我家裏，瞧個機會不給我家人看見跑到我床邊來。你喘氣也喘不過來似講！「好容易同你談幾句話！我來了五趟，不是給你祖母攔住，就是被你父親拉着，說一大陣什麼染後會變麻子……。」這件事我想一定是深印在你心中。憶起你那時的殷勤情誼更覺得現在我天天碰着的人的冷酷，也更使我留戀那已經不可再得的春風裏的生活。提起往事，

徒然加你的惆悵，還是談別的吧。

來信中很含着「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意思。這差不多是失戀人的口號，也是失戀人心中最苦痛的觀念。我很反對這種論調，我反對，並不是因為我想打破你的煩惱同愁怨。一個人的情調應當任牠自然地發展，旁人更不當來用話去壓制牠的生長，使他墮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煩惱網子裏去。真同情於朋友憂愁的人，絕不會殘忍地去撲滅他朋友懷在心中的幽情。他一定是用他的情感的共鳴使他朋友得點真同情的好處，我總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句話對「過去」未免太藐視了。我是個戀着「過去」的骸骨同化石的人，我深切感到「過去」在人生的意義，儘管你講什麼「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同 Let bygones be bygones，「從前」是不會死的。就算形質上看不見，牠的精神却是還一樣地存在。「過去」也不至於烟銷火滅般過去了，牠總留了深刻的足跡。理想主義者看宇宙一切過程都是向一個目的走去的，換句話就是世界上物事

都是發展一個基本的意義的。他們把「過去」包在「現在」中間一齊望「將來」的路上走，所以 Emerson 講「只要我們能夠得到「現在」，把「過去」拿去給狗子罷了」這可算是詩人的幻覺。這麼漂亮的肥皂泡子不是人人都會吹的。我們老愛一部一部地觀察人生，好像捨不得這樣豬八戒吃人參菓般用一個大抽象概念解釋去了。所以我相信要深深地鑒賞領略人生的味，非把「過去」當做有牠獨立的價值不可。千萬不要只看做「現在」的工具由我們生來不帶樂觀性的人看來，「將來」總未免太渺茫了。「現在」不過一剎那，好像一個沒有存在的東西似的，所以只有「過去」是這不斷時間之流中站得住的岩石。我們只好緊緊抱着牠，纔免得受漂流無依的苦痛，「過去」是個美術化的東西，因為牠同我們隔遠看不見了，牠所以有一種縹緲不實之美。好像一塊風景近看瞧不出好來，到遠處一望，就成個美不勝收的好景了。爲的是已經物質上不存在，只在我們心境中懷憶着，所以「過去」又帶了神秘的色彩。對於我們含

了 Melancholy 性質的人，「過去」更是個無價之寶。Howthorne 在他「古屋之苔」書中說：「我對我往事的記憶，一個也不能丟了。就是錯誤同煩惱，我也愛把牠們記着。一切的回憶同樣地都是我精神的食料。現在把牠們都忘去，就是同我沒有活在世間過一樣。」不過「過去」是很容易被人忽略去的。而一般失戀人的苦惱都是由忘記「過去」，太重「現在」的結果。實在講起來失戀人所失去的只是一小部分現在的愛情。他們從前已經過去的愛情是存在「時間」的寶庫中，絕對不會失去的。在這短促的人生，我們最大的需求同目的是愛，過去的愛同現在的愛是一樣重要的。因爲現在的愛丟了就把從前之愛看得一個錢也不值，這就有點近視眼了。只要從前你們曾經真摯地互愛過，這個記憶已很值得好好保存起來，作這千災百難人生的慰藉，所以我意思是，「今日」是「今日」，「當初」依然是「當初」，不要因爲有了今日這結果，把「當初」一切看做都是鏡花水月白費了心思的。愛人的目的是愛情，爲了目前小波浪忽然

捨得將幾年來兩人辛辛苦苦織好的愛情之網用剪子絞得粉碎，這未免非知道什麼樣去多領略點人生之味的人的態度了。秋心我勸你將這網子仔細保護着，當你感到寂寞或孤栖的時候，把這網子慢慢張開在你心眼的前面，深深地去享受牠的美麗，好像吃過青果後回味一般，那也不枉你們從前的一場耍好了。

照你信的口氣，好像你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秋心你只知道情人的失戀是可悲哀，你還不曉得夫婦中間失戀的痛苦。你現在失戀的情況總還帶三分 Romantic 的色彩，她雖然是不愛你了，但是能夠這樣忽然間由情人一變變做陌路之人，到是件痛快的事——其痛快不下給一個運刀如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殺下頭一樣。只有那一種結婚後二人愛情漸漸不知不覺間淡下去，心中總是感到從前的夢的有點不能實現，而一方面對「愛情」也有些麻木不仁起來。這種肺病的失戀是等於受凌遲刑。挨這種苦的人，精神天天痿痺下去，生活力也一層一層沉到零的地位。這種精神的死亡纔是天地間惟一的慘劇。

也就因為這種慘劇旁人看不出來，有時連自己都不大明白，所以比別的要慘苦得多。你現在雖失戀但是你還有一肚子的怨望。還想用很多力寫長信去告訴你的唯一老朋友，可見你精神仍是活潑潑跳動着。對於人生還覺得有趣味——不管是罵罵運命，或是讚美人生——總不算個不幸的人。秋心你想我這話有點道理嗎？俗語曾有「一，猪，二，婿，三，子，四，夫」一句話，可見在多數婦人中間，丈夫是在第四重要地位。你試想一日愛榜高張你忽然看見你地位落在三名以外。你會生何感想？

秋心，你同我談失戀，真是「流淚眼逢流淚眼」了。我也是個失戀的人，不過我是對我自己的失戀，不是對於在我外面的她的失戀。我這失戀既然是對於自己，所以不顯明旁人不知道。因此也是更難過的苦痛。無聲的嗚咽比嚶嚶總是更悲哀得多了。我想你現在總是白天魂不守舍地胡思亂想，晚上睜着眼睛看黑暗在那裏怔怔發獸，這麼下去一定會變成神經衰弱的病，我近來無聊得很，專愛想些不相干的事。我打算以後將我所想的報告

給你，你無事時把我想出的無聊思想拿來想一想，這樣總比你現在毫無頭緒的亂想，少費心力點罷。有空時也希望你想到那裏筆到那裏般常寫信給我。兩個伶仃孤苦的人何妨互相給點安慰呢！還有好多的話，因為已經打了十二個呵欠，只好「下科再來」罷。

馭聰。陽元宵寫於北大西齋。

吳芬

不可說的甜蜜而痛苦的夢：

她將那少艾的身體投給了我懷抱，

她的腮有女人的氣息，

像透熟滿汁的櫻桃果，

她的陰阜像乳白的高岡，

陰毛像春夜般黑，

腿像乳白的小河，

語絲

第一百五十期

嘴像草地裏的草花結，
眼像天空的蔚藍，
乳像秋熟的氣息。

來信摘錄

……我很想担負這一切，雖是在寫着詩。我想人們都將陰毛看作和頭髮相同，那將多麼開明貞潔。我的詩上說着這些美，有些人看了一定罵，但我在鄉中聽不見，他們也不知道我是誰。

想到這里，那個主張小孩可常和母親洗浴的議論實在有味而有理。將陰毛陰阜看作嘴唇頭髮一樣也未嘗沒有除去淫佚汗穢感的功效，（換上貞潔和平淡的美，）但我只是做我的詩而已。

還有些小孩話要說，但手顫的利害，（這是我的一種由餓得來的病，）因之字也寫得很壞，不知于你的近視病有困難否？匆匆。八月三十日。

這一本語絲

劉肖愚

一八九

她把這一本語絲借去了！從廣州帶來的一本，放在我案頭久了一本，是的！

在廣州時，我住中山大學教職員宿舍的樓上，寂寞的一間房，當閒着無事的時候，我總是窮看餓看的爛讀着語絲，語絲實在是有價值的出版物，不到一月之久，我腦子裏文學的情素，慢慢兒也燃燒起來，後來竟提起筆寫了。

魯迅和伏園兩先生到廣州以後，因魯迅和伏園先生愛好青年，我常與他談話，對不住，這時候我忽然有一個特別的想念，我想，看語絲的文章，到不如晤語絲的作者，雖然語絲我還是一本一本的繼續着買。當真，在那個時候，居然攔下語絲不看了，每天上大鐘樓（魯迅和伏園居所）幾次，見見伏園先生，見見並不多談，不過見見語絲的作者而已，再不過見見伏園先生的鬚子而已。後來也見見魯迅先生穿着陳嘉庚的橡皮鞋子，也見見他一面自己煮茶，一面揀着油煎魚送上嘴裏。

目前我是離開廣州到武漢來了。語絲的作者魯迅先

生是不能如常的見面了。伏園先生却還是長伴着。刻下心裏雖然十分懷慕魯迅先生，但也不因此而想到要看語絲，仍然是長伴着伏園先生，仍然是看伏園先生的鬚子。

風雲叵測，事出非常，那里會知道這變動竟比革命還快，自昨日起，我忽然大讀而特讀，大看而特看其語絲了。這變動胡爲乎來哉喲？

話不做文學的講，這變動給我把原尾很坦白的說出來罷。

到底是一鄉村四月間人少，你看這抱冰堂（在武昌蛇山上）上有幾個閒行的遊人，除了一對一對的男女外，還看得見別的麼？啊！不算！還有她和我們，這個她，就是借去我那語絲的人，我忽然想起來了。

微風從綠陰裏透過涼來，一陣一陣的香芬也隨着撲進我們的鼻孔，她躺在可喜的花朶的地氈上，流露着愛的眼睛。含着無限的驕傲和光榮，直射在淡紅色的石榴花上。那青青的搖拽的樹葉，顫抖在微微的風裏，却異

常的引人入勝。於是我們不由得歌唱起來了。歌唱了黃鶯，歌唱了秋聲，又歌唱了銀曲。又讚美了春之神，可是唱不出夏天的幽靜。忽然，她，她這樣地唱，

「想我的在何方？」

我想的在何方？」

我一生二十年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歌唱，於是我想到了這兩句是語絲上朱自清先生的作品了。也回想到在中大寂寞裏讀語絲時的記憶了。其實也不覺得怎樣奇怪，不過是這樣聽一番罷了！想一番罷了！

昨天的早上，不是落很大的雨麼？愧我偷着涼爽的早睡，遲到十點鐘還沒起來，在雨的點滴中，聲聲只打擊着人們的清醒，我也只好把白晝當作黃昏，誰知生命中掙扎得最快樂的一秒鐘，就給我這一下睡去了。現在留下的只多添了我那疣贅的人生中一個傷痕。

起來後天色也不見得怎樣的黃昏，在地板上尋不見行人的履跡，不過我那清潔整理的書案上，却多添了一

語絲

第一百五十期

本，這一本是語絲，啊，她一月前借去的那一本語絲。語絲被她還來了。她爲甚要在這雨的早上還來？我不懂得！難道是她快要離開此地了？這又何必呢？你就帶往天之涯，地之角，也是很好的，橫豎你會吟！橫豎你會歌唱！

現在語絲是孤單的在我的案頭了，我只得打開來，一樣的歌唱，一樣的呻吟。却偏偏遇着這兩句：

「想我的在何方？」

我想的在何方？」

這一本語絲啊！我難道就這樣給你長讀下去麼？
唉！

「想我的在何方？」

我想的在何方？」

十六年夏，寫於漢口中央日報副刊室。

一九一

夜談

徐元度

像到大學去聽愛聽的功課似的，每天吃完晚飯，德耀和我不知不覺就跑到如稷那裏，到了那裏第一件事自然是把茶煮上，接着就是商議買什麼東西吃！如果不喝酒，肉是用不着的，通常只要點心，餅乾，巧克力一類的東西。有時連這一點他們都要拒絕，因為我在三個人中我是饑的，他們二位似乎已經成了大人了，在茶和點心都已裝到肚子裏以後，——這時我總是靠着沙發，德耀總是坐着那張公事椅，如稷總是在地板上踱着，——我們的話匣就開始開起來。

我們的談話的範圍，不像咖啡店裏那些詩人和政治家似的，總是佔滿了百科全書；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談，無所不議，並且還是永沒有窮盡。比如有人說一句『喂，老徐，你的病怎麼樣了？』那麼我們就可以由病講到養病的地方，由養病的地方講到遊歷，由遊歷講到南方的女人，由南方的女人講到邵德的夫人，……

……如果不這樣談，只要有人起一個頭：『老林，你今天又沒出去吃飯嗎？』我們也可以由吃飯談到窮，由窮談到借錢，由借錢談到朋友，由朋友談到中國人，由中國人談到……一直下去，話愈來愈多，精神愈來愈大，誰也想不到回去或時光已晚。

有時我們喝一點酒，有時我們聽聽如稷的打油詩，有時我們都沈默無言地面面相對，但是無論如何也要坐到夜寒從窗子裏侵入才肯甘心。回來時，路上早已沒有動靜，明亮的煤氣燈發着寒光，嚴肅而偉大的 *Beethoven* 在星光的夜色下怪物似地立着。瞌睡之神隨着我的脚步跑到我的身上，上樓後一進門就倒在床上，睡得比吃了催眠藥還香。

這樣的談話給人的樂趣是說不出來的幽然，尤其在恬靜的夜間。當夜色把一切能聽能見的東西都吞沒時，人和人之間似乎親熱了許多，在這時，無論他是多麼冷靜的人，誰能忍得住不吐一吐心事呢？音浪慢慢地從各

人的心靈裏蕩漾出來，在空中流動，繚繞，交觸，誰能不被這和協的音樂所動呢，我情願把一切都丟在一邊，爲了要換一夜的談心！

雖然如此，一個談得來的朋友也是很難得的，在我的回憶中，除了子沉和晉弟我實在想不起別人。

去年夏天，有一個時期我差不多每天要到子沉的公寓。當炎熱隨着落日從北京離開時，我們的高興同時也升了上來。我們把電燈扭滅，只讓院子裏的燈光淡淡地射到我們的牆上，有時我們談得太久，子沉便連連地勸我少說，我是如此興奮得不能自止，以至沒有一次回家不吐一兩口血。到了在P校當那無聊的教員時，晉弟就是我唯一的伴侶。從熄燈後的樓窗望去，黑暗中有個小影子跑過，我知道是晉弟從樓後轉來了。等了一會，噓一聲我門踢開了，晉弟正抱着一大包糖果站在那裏。他完全是個不懂世故的小孩子，在長長的冬夜，和他在一處真是有趣。北風把玻璃刮得可怕地響着，我們

在屋裏一面吃一面談着各人的希望，夢想，回憶，往往弄得夜深。

現在呢，子沉大概已經放洋了，晉弟也正病在北京，因在這雨水連綿下的我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和他們聚首。

一九二七，八，一，巴黎。

隨感錄

四四 考囚徒

豈明

九月十四日世界日報載上海專電：「湘訊，當局擇試共黨男女黨員，文佳並宣誓脫黨即釋，題爲曠安室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論，以女黨員朱谷君最中式，朱爲湘教育家朱劍帆姪女。」

十五日世界晚報「夜光」欄上有一小評云：

「昨日世界日報專電說，湘當局擇試共產黨男女黨員，文字好，宣誓脫離共黨，就可釋放，題目曠安室

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論。釋囚要考試，這很是奇聞。我想這並不是湘當局要考試他們的文字，實在要他們自己罵自己一頓呢。你看，那題目內之一曠一舍，不是有些開玩笑的意味嗎？

據專電裏說，以女黨員朱谷君做得最好。我想這位密斯朱必定說了一篇住破屋走邪路找罪受的大道理。在我們看來，湘當局這種玩笑不過是玩笑而已，做文字的人，阿要難為情。其不堪也不在挨皮鞭子之下了。」這所說的話當然是很對的，但我因此又得到三項感想，覺得湘當局這種玩笑含有很重大的意義：

一，湖南國民政府這個試囚的辦法即是師法洪憲政府令國民黨員自首的故智，實行反「士可殺不可辱」的政策。

二，以過激稱的武漢派政府治下，居然行出這種好考試制度，好題目來，可見中國的斯文是不會有將喪之慮的。

三，有人說，這題目很有點滑稽味，彷彿是應該田春航的真夫人出給田老爺做的。這自然是笑話，但不知怎地聯想到葉德輝去，心想這樣題目大約是他老人家所喜歡出的，倘若他沒有被亂黨槍斃。

葉德輝死了，但他的精神沒有死，或者這是中國國民的精神，永久不會死的！——有懷疑的朋友，請看過去，現在，將來！

四五 藝術界消息

晨星

前藝專助教全立青上條陳于劉哲，主張「男女分班教授，並對於劇戲系主張停辦，謂前藝專名譽全為此系人所破壞，且全系人數不足十人，根本有取消之必要，對於音樂系則主張合并于他校，將女生送至女子第二部之音樂班」云。

十四日夜十一時，東四九條馮耿光宅宴客，被邀請者有被現代評論社諸名流公同鑒定與太戈爾齊名的亞洲藝術家梅蘭芳，及「政俗各界要人」，正當歡呼暢飲之

際，忽有一中年男子，自稱姓李，請見梅老板，梅不敢出面，請座客張鵬代見。李索洋五萬元，馮軍警機關告急，李見不能脫，將張鵬用手槍擊斃，與軍警對抗，有偵緝隊兵名吉祿者中彈倒地，李亦身受重傷，遂被逮捕，而「梅蘭芳飽受驚嚇，狀極狼狽」云。

案，在此京所能得到的藝術界消息，只有這樣的而已，此外則關於京大美術部的，云劉教授長將暫兼該部學長也。九月十五日晚。

四六 好學生會

紫 菴

——謹遵部令，採用文言——

凡特立異行，有關世道人心之勝舉，必須旌而表之，以爲天下後世勸，中國法律，定有旌表節烈忠孝之明文者，卽本斯意。但當局者之耳目有限，明察難周；埋沒遺漏，在所不免。幸「國史不足，稗官是徵」之語，已成古訓，語絲秉承斯旨，遂時標「好什麼」之題焉。僕，粗陋無文，試亦效顰爲之。

語 絲

第一百五十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四日，教育部將京大學生會籌備會呈請「解散學聯會，緝拿搗亂份子，以肅學界，而維教育」一案之原文，盡情批露，捧讀之下，曷勝感佩。竊思京師乃首善之區，教育實立國之本，「何物狡獪」，「搗亂暴徒」，竟爾「匿跡」，「遂彼詭謀」。對於（憲諭之）「九校合併」，亦敢「百端頑抗」，是非「喪心病狂」，卽係「無理取鬧」。况該偽學聯會，業經去年三一八槍殺暴徒之「執政查封解散在案」，烏能「秘密恢復」。該學生會籌備會，能於京大成立伊始，卽「縷陳該會罪惡」，呈請「緝拿首領」，其有功斯文，良非淺鮮。且該偽學聯會乃過去之九校學生會聯合組成；現在九校既已合併，京大學生會亦已籌備就緒，則該偽會之一切設施，應交京大學生會繼承辦理，該偽會已成壽終之前輩，理合加以取締。惟京大學生會竟能不避同類相殘之嫌，不動鬼死狐悲之念，毅然決然，出以「枕頭狀」似之告密，其先意承志，大義滅親

一九五

之精神，雖古昔「父盜羊而子證之」之舉，不是過也。而當局竟明察欠周，對此忠心耿耿之京大學生會，不惟未加以褒揚，而反將其取締，遂使一片忠心，埋沒不顯。嗚呼，冤哉！

鄙人不文，聊爲數語，旌而表之，庶千秋萬世（倘能傳得到那時的話）之後，知京大成立之初，卽有此發奸摘伏之好學生會焉云爾。

丁卯中秋日。

四七 野蠻民族的禮法

房密

三年前山筆記有這樣的一條，係閱英國弗拉塞所著普許嘿日工作 (J. G. Frazer, *Psyche's Task*) 時所記之一：

「野蠻禮法對於親屬有規避之例。非洲班都諸部落男子避其妻母，併及妻黨，不得相見；此外瑪撒等諸族亦然。美洲加里福尼半島及智利土人，英屬幾尼亞之加列勃人等亦同，妻黨之外併及中表，唯以異性

爲限，蘇門答臘土人亦避妻黨；其意蓋以防微杜漸，著者故以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解之也。班都族之亞康人又父避其女，自女成人時始，至嫁後乃止；蘇門答臘之魯蒲人翁媳不相見？加羅林羣島土人則父女母子兄弟姊妹互避，不同坐，不共杯盞，男子長成則外宿。——（未婚男子公共宿所）中；黑島羣島之少年亦居外舍，避其母及姊妹，互避名字，併名之部分（非名字而中含有其一部分的一切言詞）亦諱之，母子食不授受，置地令自取；又蘇門答臘之巴爾達人規避之例亦同。著者引其所著族徽與外婚 (*Totemism and Exogamy*) 云，「巴爾達人規避之俗，非出于道德之整肅，正由于道德之頹弛；巴爾達人以爲男女獨遇，卽成私通，……荷蘭教士報告中曾云，此種規則雖跡近荒謬，但在其地實爲必要。」案中國古時所定男女七歲異席，授受不親，併考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文，禮俗亦正相近，又今婦女亦尙多諱言其名，當亦因名爲

身之一部，准感應魔術由偏及全之律，易于因緣爲好耳。」

這篇筆記我本來沒有發表的意思，近來看見浙江省議會裏什麼人的一篇查辦第一師範男女共學的計畫的議案，竭力主張男女的隔離，我所以將各地規避的成例紹介給他們，以供參考。倘若他們承認這辦法在中國「實爲必要」如荷蘭教士所說，那我也不同他們多辯，不過最後要重複申明一聲，那些實行男女隔離的模範禮法的是蘇門答臘的土人們阿。

以上是民國九年冬天所寫，登在新青年八卷五號上面，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到了此刻現在，在寫筆記的十年之後，覺得這種禮法在中國實是必要，所以不辭重複再行公布一次，——這回却是一點都沒有諷刺之意，確是老老实實地，因爲，我想，中國人豈但只是蘇門答臘的土人們而已呢？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魯 絲

第一百五十期

綏遠的鬧房

作人先生：

近來在語絲讀了許多關於「鬧房」的文章，覺得這實在是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情。我們綏遠，誰都知道是文化落後的地方，一切風俗人情，也不知道是沒有人注意，還是過於偏僻的緣故，在外面實在少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去做這類的工作。淺陋的我，今天趁興給先生寫這封信，擬只就鬧房這件事談談，不過我自己的筆是非常之笨的，怕不能寫的十分有條理，這一點還要預先聲明。

「鬧房」，這怕是「自古有之」的了，一般人對於此事，都不大反對。新婚之後，總是要鬧的，否則冷冷落落，那就未免太掃興了。雖然不聽見人們說什麼「人不鬧鬼鬧」的話，但是，新婚的夫婦以及家中的長老們，總是以爲鬧一下才好。至於鬧房的人，大概是新郎的平輩，如表兄弟姊丈之類，長輩是不許鬧的，雖然也

一九七

有『三天不分大小』的這句話。

鬧房的套數，大概不外『說口令』，『對句』，『接吻』。在前些時，纏足之風尙未稍衰，甚有令新婦以弓鞋踏酒盃，以及什麼『天平托印』（就是新婦將足放到新郎掌上）一類把戲，現在此風似乎稍衰一點了。

鬧房的期限，大概是三天，不過在『回門』過後，就不再鬧了。

『回門』這天的晚上，鬧房的花樣是特別的。要新郎裝成驢，新婦作推磨者，以槓杆棹子之類作成磨的樣兒，新郎套上，新婦在後面趕着，並且要教新婦手執一帚，務必將新郎打上數下，鬧房者才心滿意足，哄堂大笑而散呢，這一套完了，還要叫新婦拿一饅頭，作饅頭式，新婦舉手招呼新郎——新郎自然又裝做鷹了。說一聲『鷹！』新郎學一聲鷹叫，用嘴由新婦手中將饅頭含去，這一套又算完結了。

更有蠻鬧者，並不常有。聞數年前某村鬧房，將新郎綁起，放到野外，移時尋覓，才知被狼作了大餐了。

鬧房至於如此，真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最近，一個朋友結婚，新郎新婦都是大學生，比較的文明多了。鬧房的也別開生面，異常有趣。但是結果弄了一場武劇。可見鬧房這件事總是不大好的。現在將這段『鬧房趣聞』敘出如後，算作這封信的收場話吧。

鬧房團緊要啟事

新郎新婦台鑒：鄙人等謹將要求條件，開列如後，如蒙玉允，萬分歡迎；否則誓以『閉門羹』相饗！此啟。

計開：——

- (一) 新婦作新式跳舞五分鐘；
- (二) 新郎新婦同舞一次，以表親愛；
- (三) 新郎新婦向內行三鞠躬禮；
- (四) 新婦酌出茶點，果品，煙捲若干，以謝來賓之盛意。

鬧房團團長□□□

這樣一張所謂『鬧房團緊要啟事』，是在『回門』那天晚上，貼在大門上的。『誓以閉門羹相饗』的『誓』字旁加以雙圈，表示堅決的意思。當新郎新婦返來時，看見雙扉緊閉，自然是詫異的，看了看門上貼着的啟事，新婦倒沒有什麼表示，新郎却勃然大怒了。動怒之下，便揮動雙拳，向門上擂鼓般的打起來。誰知鬧房的人却抵死不開，聲音總得履行條件。新郎一時情急，便設法踰垣而入，與所謂『鬧房團團長』動起武來，一副全武行，便把這一幕喜劇打散了。

關於鬧房，我在這封信上就寫至此地為止，先生看如可充語絲餘幅，就請修改發表了吧。

八月二十日，楊令德，于綏遠。

幼婦雲雀錄

斯文生

不佞編妙不可言才及二次，方將執筆寫五妙，忽有友人遺急足叩吾門，于蠟丸中出一紙見示，文

曰「不可言妙！」余大驚，詰其故，蒼頭盆息不知所對。余急質騎趣友人所，未及寒溫，友人遽出一箋示余，則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文令也！余讀未終篇，憮然若失。因中有云一坐令俚鄙流傳，斯文將喪，「夫流傳不關賤子，而將喪則涉鄙人，此誠非佳識也。余乃對友立誓，力除俚鄙，以重國學而蓋前愆，併邀友教立廢妙題，改用古訓，顏之曰幼婦雲雀錄，不云「中肯口過」者，從略也。時古曆丁卯中秋吉旦，文生謹識于輦轂下齋。

五 劉富槐上教育部條陳（九月九日以後世界

日報）

夫典籍之有羣經，譬如行舟之有舵，測日之有圭，爲古聖賢精神命脈所寄，我國數經大亂，如六朝五季之世，而人道迄未絕者，以經在也。我國政教根本皆于此爲源泉，而孔子爲大成之聖人，編訂羣經，爲後世法，故讀經者宗孔子，攘斥百家，定于一尊，而人民趨向萬

世不改其度，此國魂之所以奠也。自革命事起，一般志士以孔子學說有妨革命進行，不惜惟翻經典。以伸其新奇之辯論，一時學者鼓舞從之，各演其極端之邪說，犯上作亂之禍四起，而清社危矣！！

謹案，「而清社危矣」，此五字中有血有淚，是乾坤正氣之所宗，擲地當作枯骨聲。慨自革命邪說橫行，犯上作亂之禍遂以四起，洪水滔天，獸蹄鳥跡徧于中國，當時在朝袞袞諸公，無一人能為朝廷定策，沐浴祀孔，齋戒聽經，左詩右易，率羣儒以南征，坐令變起項城，乘輿震驚，而清社危矣，而民國成矣。嗚呼哀哉，噫嘻嗟夫！使劉公而在京師，必有以報答聖明，一條陳而定天下者，及今讀公之文，文中有聲，聲中有淚，猶得想見髮指眦裂，扼腕切齒之狀，吁，盛矣！雖然，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前車覆，後車戒；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及今之世，苟謹從劉公之明教，使諸生讀經，而中文之鐘點價格復高于洋文，則中學為體而人心

大正，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劉公既為開國功臣，又為衛道大儒，雖千秋廟食可也，豈特區區中文價格之類而已哉！

抑聞之，劉公某籍人也，為故北大文科講師。夫北大昔為藏垢納污之地，某籍復多非安分守己之人，而劉公出乎其間，猶青蓮花之不為污泥所染，螢火蟲之不為腐草所薰，斯乃大可感歎者也。天祚中國，故遺此老于學匪之中歟？公之所得于天者獨厚，故能善葆其真歟？二者皆有之，未可知也。然以非聖無法之北大而尚能容留聖人之徒于下位，亦必有人推挽之維護之者，其苦心孤詣蓋不可沒，語云，知人則哲，其是之謂乎？

或曰，劉公儒醫也，嘗著產後不謹房事成癱論等數文，蓋傳青主之流亞，條陳中所云「而人道迄未絕者以經在也」，蓋即關於醫道之議論云。鄙人無似，于岐黃之道未測高深，不知所對，姑誌于此以待證實。